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叢載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沈瑞錦

粤西叢載卷五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賈雍

漢賈雍蒼梧人武帝時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干寶搜神記

任延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東漢書

陳長孫經術

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所駁左氏義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抉瑕摘釁掩其宏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厭難將軍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同時而各自為家三輔決錄謂左氏春秋遠在蒼梧葢指欽也元繼其業元荒陬素士能用經術崛起與東觀諸儒頡頏諸名宿不能屈漢世表章經學網羅道廣野無伏賢殊令人可想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顯西事珥

鬱林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績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於婁門之野埋沒土中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謠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有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侯甸西樵野紀

陸績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輦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為之記又甫里白蓮寺亦有石名鬱林者尚

在鬱林象江二守俱清德然象江鮮聞而鬱林之名更著亦嗜好者之為累也西事珥

士燮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温放之為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墜馬而卒劉敬叔異苑

陶璜

陶璜為九真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

蠶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軟軟能動割其肉如豬肪以為臛甚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嶠南瑣記下同

陶璜常晝臥見一女子挽其臂欲投之用爪搦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夫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羨

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王楙野客叢書

褚遂良

國初中書褚遂良事太宗歷官中書令高宗將立武昭

儀為后遂良極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今開元寺舍利塔前有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其西觀音寺有井鄰人李氏暑月以熟餘羊脾置之震雷暴作挈肉于道烟氣薫灼虫蟻不附令狐綯撰有震井紀敘述其事風土記

柳宗元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

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趙麟因話錄

呂衡州温善謔子厚在柳州温謔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柳州有種柳戲題詩蓋追憶衡州戲語而作也嶠南瑣記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

用此事 許顗彥周詩話

柳子厚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幷樂章以志民思也宋蘇長公為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圮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州之蹟昌黎之文蘇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寘寘地下哉 劉㛃筆談

永樂間總戎大將軍韓公駐節柳州夜夢一人幞頭來謁覺而問之有答者曰此柳侯之神也公一日親覽羅池廟見其木朽瓦落垣頹壁壞乃捐貲命工重修通志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内歩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客死當是伊伾文態未洗盡耳弇洲稿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為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謝又數日于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于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上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諠譟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于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

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令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于宜州以酬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又嘗為容州部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本事詩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深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通志

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拔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事文類聚

又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

人臣邪嶠南瑣記

徐晦

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徐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李夷簡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書

李渤

長慶中李給事渤字濬之除桂林表吳武陵為倅故事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遊山水奈何以紅帛繫子首仍命婦女於看棚聚觀相恥渉濬之弟也為作隱山六洞銘者又有喜弟淑再至桂林長歌凡五百言風土記

程异

程异為柳州司馬精於吏治身殁家無留貲世重其廉一統志

曹唐

曹唐初為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嶠南瑣記

陳懷卿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爛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

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消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
巨富仕至梧州刺史朝野僉載

象江太守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
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
而隱外若癃瘻殃尫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緋冰而理平
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
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

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李商隱集

哭劉蕡詩

劉蕡字去華常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人誣以罪貶柳州司户參軍卒於柳李商隱時依桂管觀察鄭亞府為判官哭以詩云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聞又曰已為秦逐客更作楚寃魂其詞悲切之甚西事珥

唐武宗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會昌元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

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名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脩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不宜崇信大過帝不納僧念常佛祖通載

楊夔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夔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曰某未曾打人

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遯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孫光憲北夢瑣言

鄭畋

鄭文公畋字臺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生於桂州小字桂兒後官至將相北夢瑣言

李郃

唐李郃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

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感定錄

蘇日朝

蘇六郎日朝父仕許唐末父子相繼為宜州刺史即出遊至城西二十里渴甚馬跑一穴寬二丈許深不可測有泉湧出郡人號為蘇公窟今水由地中行有路可下渴者經過取飲終日不渴龍江馬灘山崖上有飛筆留丹蘇六郎遊此數字大如輪其父歿亦為神郡人於城西祠號為西府廟云通志

趙觀文

二月八日昭宗御武德殿宣翰林學士陸扆重試曲直不相入賦詢于芻蕘詩考落九人重放狀頭趙觀文以下十有五人勑趙觀文程晏崔賞封渭才藻優贍義理昭然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詞義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盧鼎黄滔崔仁寶沈松王貞白李龜禎張賓陳鐃韋希震盧廬等十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宜躋異級用振儒風其趙觀文四人并盧贍等十人

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浦李逵李光序李樞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詞句稍下宜付有司許復再舉其崔礪杜承昭鄭稼蘇楷等四名所試最下蕪纇頗甚不及格式合無守業敢竊科名付有司落下不許再入舉塲其崔凝爵秩已崇委託殊重依舊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可使持節合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唐登科記

邵煜

邵煜景德中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改命為緣海安撫使

許以便宜設方略景德三年七月壬戌嶠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上曰祖宗開疆若此廣大謹守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土如有叛亂不得不除爾未幾黎龍廷請入貢四年七月乙亥遣弟明昶入貢辛巳授以官爵王應麟玉海

陳執中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

之名為右正言東軒筆錄

王舉

王舉咸平中知賓州開古漏關路鑿崖燒石舊時人迹不到由是可通車馬一統志

馮京

宋天禧初馮京將誕其鄰夢皷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覺而京生慶歷間果登黄甲第一京未殿試時有一道士伏章良久乃起人問其故曰至天門上章適揭進士

榜因以歸遲尋問榜上狀元何名曰馬京也是年主司禁馬姓者應試及揭曉乃馮京也葢以馮字二點移于京字之側恐道士泄天機故秘之耳通志

鶴林玉露云馮京父商云云今俗傳奇本此而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為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州軍府事賜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荆南其銜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妾事乃馬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為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

一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冑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之抑貴冑而奬寒素若此 西事珥

馮京父馮商微時與父燒炭於郡西北岸山其父死歸營棺反葬蟻集土封屍成墓後商生京帶至楚江夏為商京中三元官至參知政事號其山曰天門拜相山又曰狀元山其地形乃照天燭也其光在頂適葬於絕巘

之巔最為奇穴廖金精題曰一山正一山斜狀元出在別人家後京發於江夏果奇驗宋乾道元年剌史李守柔建三元祠於郡學之左前樹文明坊云通志

程珦履歷

平南有暢嵓在城西二十里二程夫子隨父來守是邦讀書於此方輿勝覽云程珦皇祐間守龔州二子隨侍乃明道伊川也今考程氏遺書大中家傳大中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移知龔州遷太子中舍明堂覃

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從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為積善之報（稽古錄皇祐四年智高陷邕州）上谷郡君家傳云大中程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名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午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公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大中由安南轉龔州蓋在皇祐初年南安尚在庾嶺之北未可言嶺外嶺外蓋指龔州也觀道中病革謂二子之言則明道伊川侍行可知）又

南安志道源書院記周程三先生相授受以道起於宋慶歴丁亥相遇於南安是時周元公為南安軍司理程大中公方以興國令來攝通判事識元公于稠人中遣二子純公顥正公頥受學焉又伊川年譜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以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按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至慶歴七年丁亥明道方十六歲伊川方

十五歲皇祐元年己丑明道方十八歲伊川方十七歲皇祐四年明道方二十一歲伊川方二十歲大中任龔州只二年皇祐四年己出嶺在道則移龔當是元年明道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對不報又似大中在龔州之年伊川方詣闕下上書未嘗隨侍而方輿勝覽乃云或者自龔州詣闕上書乞召對不報後復之龔州不然上谷郡君云在道病革名醫視疾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之事為不通矣此大賢履歷之迹故詳考而

明辨之以補年譜之缺云通志

狄青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

來即隨錢趺窋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

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

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

也蔡絛鐵圍山叢談

皇祐四年九月内降手詔付狄青凡避賊在山林者速

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

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為人

所殺而冐稱賊首級令識認給錢米賙之其被焚劫權

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獘不可用者善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李燾長編下同

是時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宜容邕等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義藤梧龔瓊隸容州欽

賓廉横潯貴隸邕州其三州並選武臣為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支郡若蠻人入寇三路率支郡并力掩擊之知桂州以兩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轄二員迭戍於邕州仍置走馬承受二員季入奏事益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廣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歲一替月給添支錢三百給鞋錢千荆湖南北廣東西路兵二歲一替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其城

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令本路轉運使判官提舉修築官吏有能完城壁廨宇營舍倉庫及招復戶口者計其功遷一官其左右江巡檢及管界巡檢寨主與指使一員兵三百人常閱之詔狄青詳酌以為便遂施行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為先鋒勇甚為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

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兵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孫升談圃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斬之至廣責陳曙違節制斬之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同上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

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沈括夢溪筆談

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有大敗智高困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同上

平儂寇諸將

皇祐四年夏蠻酋儂智高冦廣南陷十二郡據邕州其年九月詔以右副使狄公統兵南征號二十萬明年正月巳未與賊戰于邕之歸仁大破之翌日復邕州賊之餘黨遁于銅柱之外二月丁亥班師至桂林詔河中旌節名還機密時從行將佐文武官凡二百三十一員今記將軍以下姓名于左第一將狄青次王遂孫節賈逵竹昜時明馮炳武緯霍建中張若水李若納孫沔第二將石全彬次孫昂鄧守恭夏元崇孫宗旦鄭紆王綱第

三將余靖次李定史青呂祇張遠章詢李宗道李逵余仲荀孫抗宋咸朱壽隆高惟和通志

侯可

宋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來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親老而家

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此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聞先生之賢請謀於軍中可旌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通志

陳曙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恐降階祈求武

襄慰藉遺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為崇儀建
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
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
勇絶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
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眘於地中如
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
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
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

其碑志甚詳其壻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王明清揮麈後錄

郭逵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窖粟江外可取逵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眞太子素

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為號果遇於窖傍遶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於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欵當時多罷遶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孫升談圃

狄諮王拱辰

熙寧元年狄青子諮奏事延和殿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存否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九年正月十三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上平蠻雜議十篇詔送安南招

討司王海

馬默

元豐五年安化三州蠻掠省地廣西漕臣馬默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將智高破因狄青之智勇希範誅乃杜杞之方略六月壬申上謂輔臣曰默意在用兵爾王海

畢君卿

畢君卿元祐間知柳州郡初無城君卿始築之民賴以

安 一統志

李拱

李拱知融州領兵入援京城死於敵建炎間賜其家銀帛百匹兩錢百千 一統志

程節

崇寧二年安化州酋蒙光有嘯聚為冦時程節為經略安撫使遣將官黃忱等擊郤之崇寧癸未有獎諭敕書云勑程節省廣西經略司奏安化三州一鎮蠻賊結集

八千餘人於地名卸甲嶺吳村蒙家寨等處作過黃忱等部領兵丁等二千九百九十餘人與賊鬭敵斫到五百四十八級陣亡一十八人賊兵大敗奪到孳畜器械三萬餘勅得功人已推恩作勅旨事具悉蠻蜑跳梁為郡邑害維予信臣克奮威略選用材武提兵格鬭斬首捕鹵厥功著焉除惡靖民嘉乃之舉故茲奬諭想宜知悉春暄卿比來安好遣書指不多及碑刻

李大異

李大異為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名入舍人院 張端義貴耳集

秦太虛

苕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録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録魂氣散何之枯形寄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

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
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纍從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
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
里妻子天一涯狐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
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
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閽維荼毒復荼毒彼蒼
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陽
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闕黄

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虚者情鍾世味
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
若是乎 胡仔漁隱叢話
復齋漫録云少游為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没藤州𤋮
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託春朝退飛騎
軋鳴珂碎齊謳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對杯盤藉草
猶相對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葢人已去詞空在兔園
高宴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沉海中云醉

臥藤陰盎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古藤花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同上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阼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朱弁曲洧舊聞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歎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游宦記聞

黄魯直

黄太史罷守當塗奉王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隷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陳舉者無忌憚之小人所為遺臭千載可不戒哉王明清揮麈後錄

崇寧三年黄太史魯直竄宜州携家南行泊於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鈎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

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師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於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為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葢為外祖而設同上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呂本中紫薇詩話

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

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惠洪冷齋夜話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窻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窻戶久而自

隙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
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
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
去者可以此劵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
手約 魯直封植蘭蕙手約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
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
徐師川以魯直甥名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為

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

寥時為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陸游老學庵筆記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同上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

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葢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
眞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箧搢紳題跋如牛腰
焉既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讖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
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岳珂桯史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紓嘗以書勸其勿
服山谷荅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如
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王楙道山清話下同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

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腪肶又作未酉亥腪肶寥皆得享之

黃魯直不輕為人作草在宜州有求無不得者或問之

應曰昔在黔安園野人有以疾告者輙出囊中上藥予之或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之曰有不庸者可引來聞者絶倒然非戲語良醫治富貴人及聰巧者鮮效而治庸人常效古法書之得意者藁草為上如蘭亭及祭姪文郭僕射爭坐位之類是也予嘗謂作字書壁不如展卷醒前不如醉後對客揮毫不如幽窓自運案頭禿毫烟墨任意偶作數行快甚為人題卷軸即遠不如神弗全也又聞王榮老嘗官觀州渡觀江風濤大作

父老謂此江神極靈公舟中必有奇物當獻之乃得濟因取素所珍玉麈端研諸物投之皆弗止惟有魯直書韋蘇州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寧識之邪即投之風息水平一餉而濟鬼猶愛其遺墨宜州索書人識字豈不勝江中怪物也西事珥

黄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黄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為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宜

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何孟春餘冬序錄

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以石塘鬼侍郎之言反謂宜州宜人決意南往竟歿於宜州人都以石塘鬼不靈噫是安知非石塘僧人造言以悅魯直也邪此等詭譎世上不少亦只在當人自有主張耳許自昌樗齋漫錄

嘉靖六年春慶遠郡守祁門葉公藟詣龍谿書院謁山

谷先生讀其舊碑知院基與學田所自稽諸民間以復舊額而義起祀典甚盛舉也後復得一小石乃刻先生寓宜時貸錢於人手帖鐫之以傳慶遠府志

鄒浩

王回哲宗時為講書與司諫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予雖有親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得罪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獄回晏然日葉

熙思齋篇

鄒浩除言官有田晝者與浩善一日報立皇后劉氏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絶矣又一日鄒以書約晝會潁昌自云得罪責昭州留連三日臨别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黙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外能死人哉願毋以此自満事略

役者濬感應泉一二尺許乃于亂石之下得蝌一枚予自放湖湘以至踰嶺不覩此物四年矣亂石之下又非

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 鄒浩書喜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為居室近崇寧寺因閱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今世畫寶陀山嵓竹今猶在昭人扃鎖之以俟過客遊觀 惠洪冷齋夜話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開曹埸了郤

置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孫穀祥野老記聞

鄒浩志完初以論劉賢妃不宜立除名編管新州後名還巖宗首及諫立后事深加奬歎詢諫草安在對曰臣久已焚之時有識者謂志完之禍自此矣後蔡京用事遂使其黨偽為浩疏激帝遂安置昭州浩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母以盡忠勉之在昭州示兒詩有還家知有時及用為祖母壽之句則志完之出涕因自有為非謂嶺

海之外能死人也志完在昭州居仙宫嶺下廹江江水不可食嘗數里外汲之甚艱所居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會赦還泉亦涸西事珥

李寳

李寳賓州人善地理范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

三日殯於寺中實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啟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晁氏客語

趙夢得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為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

答云幣帛不為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葢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産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彭子民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王鞏甲申雜記

盧桐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為國子直講為人朴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肴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説莘老出京

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孫升談圃

陳瑩中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美相繼過桂又報伯紀來因念瑩中言發一笑 折彦質記

吳點朱缶

吳點字聖與邵武人元豐五年進士與蔡京舊京拜相點為太僕丞求去京不樂以郡倅處之終身同縣朱缶

第大觀五年進士後秦檜用之柳州缶恥出其門以父老歸屢名不起號悠然居士通志

李泰發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嵓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月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嵓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其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

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别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曁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老學庵筆記

趙清獻胡澹菴

趙悅道嘗判宜州劉器之曰余謫嶺表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君實言北人

處烟瘴惟絶嗜欲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絶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警自偃臥於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嘗見他處載清獻悅一營妓命老兵往名之已復遣促至再排徊燈下以待久之忽大聲曰趙抃不得無理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入公問曰汝何為尚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往爾清獻悅厚賜之胡澹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等謫嶺外後編管貶州移衡州飲湘潭胡氏園意侍妓黎倩刺之者有十年浮

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之句澹菴之正氣剛腸老而彌篤未可輕議第此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藕典屬娶胡婦或以重宗祀爲解班定遠娶婦而去之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贛姬侍滿前起兵勤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事火炎熾然之時忽轉一念烟消燼滅此非易事昔人謂人生於情焉能無情其發不諱其去如脱正其可告天於夜而異夫飾節䀹䀹者也西事珥

張令

宋高宗建炎中侍御史馬伸撫諭荆湖廣南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令詢其善政皆曰不知其他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伊洛淵源

方滋

胡澹菴編管昭州時士大夫多輕蔑不為意不則亦畏避恐為所累有方滋者本檜黨待之獨厚澹菴以為德

檜死其黨盡斥逐滋入京求一差遣不得旁皇旅次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云此君子也與館中諸公訪之滋遂由此進用通志

桂林走卒

吕愿中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與之約某日當還過期三日乃至吕怒命斬之一府莫敢言汪聖錫通判府事持不可往見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使人或愆期必亡命不返脫有急切奏請將不得聞之其害

大矣吕矍然悟謝曰業已爾難遽改明日姑引疾君自
為之地明日吕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釋之超感再生
恩誓以死報録事參軍周生者與時相秦益公有學校
之舊倚借聲勢跌宕同僚中甞於國忌日命妓侑酒汪
素惡其人將糾其事既而中止然周銜恨不置遣一獄
典持書與秦超疑之曰録曹通太師書必以吾恩公之
故乃徃獄典家訪所以典愀然曰我平生未甞遠出况
於適京師乎且吾屬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貸俸今行𧪄

索然方舉室憂之未知所出趙曰吾力能為汝辦萬錢宜少俟時呂令問攝陽朔令趙嘗為之役即往謁得錢持與典典喜買酒共飲云以書典先醉臥趙急就火溶書蠟密啓覩果譖汪者復緘之典不覺也後二日趙復往謂之曰吾忽被命如臨安行甚遽汝果憚此役當以書并錢授我我代為持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典大喜如其言越三月趙歸以秦府報帖與典汪既受代還王山明年趙詣其居出周生書示汪常遣信過海餉遺趙

元鎮丞相李泰發參政是時秦方開告訐之路數興大
獄使此謗得行汪必不免超以一卒能報恩固已可尚
而用智委曲終於集事士大夫葢有所不若云尺堅志

彭介

彭介為柳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介潛窺之有烏衣
朱冠者箕踞而坐呵責撻人也介推戶而入化皆散
去惟烏衣起揖其面焦黑曰某即竈神公即問譴責者
何人神曰饑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

無主之骨擇土掩之為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徵恙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即無恙公歸如其言而愈乃祭餓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公既沒柩歸長沙聞空中有德聲 青瑣高議

胡仔論桂林山水

苕溪漁隱曰余舊覽倦游錄言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峰巒駢立故沈水部梆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

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歲兩次侍親赴官桂林目覩峰巒奇怪方知倦游雜錄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又云海上羣峰似劒芒秋来處處割愁腸之句眞能紀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林亦嘗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 胡仔漁隱叢話

張栻

張南軒為桂帥請於朝以三分鹽息分諸州而免諸州民户苗米每一石二斗耗嶺外代答

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水東日記

范旂叟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

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洗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給俸錢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

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且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恥此何等風俗邪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羅大經鶴林玉露

梁熹吳輔

融縣梁熹吳輔宋末人甚驍雄捕盜數有功後戰歿纍著靈應宋各封侯廟食至今尤顯王融有一洞在山半其白首處也每歲鄉人嘗見其出入其出也千乘萬騎戈甲旌旗光耀奪目最後執二黃繖者出則二人繼出隨從擁護旌旛繚繞莫知其數其入也亦然樵採者遇之輒大病鄉人云若見其歸則其年邑中豐稔少疾疫盜賊之事若見其出則不利盜常先兆示於民云吾郡

亦有二侯行祠有禱輒應土人祀之甚虔是有功德於民禮所當祀者也月山叢談

劉麟瑞昭忠逸詠五十首之一詠馬墍

馬墍關西宕昌人宋末權廣西經略使守静江府元兵至不降城已破被執斬之既死身不仆者經時裨將賀文振亦與之同死麟瑞詩曰赤白囊飛廣海濱關西𠡠勇是奇人暫提節印期全璧倏報烽烟又震隣械坐巳空身不化龍韜未展氣如神鑑湖亦有雲仍在千載流

風豈隱淪忠義集

博白老人

博白城西有新村吾曳杖其間至一舍旁見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四顧謂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立者皆老人之曾孫殆可入畫圖也蔡絛叢記

文信公後裔

鬱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生

佛生璨生前後相繼夭殁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壁子陞為嗣寄壁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不知又何所指也壁既以城降元陞後亦為元學士使望海道卒弔者有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之句西事珥

元順帝

元順帝托歡特穆爾明宗長子嘗被讒徙高麗居島中一年復移廣西靜江不得立立其弟寧宗寧宗崩帝年

十三皇后命中書右丞相庫哩濟蘇迎帝於靜江會雅克特穆爾專國遷延數月事皆決於雅克特穆爾奏皇后行之雅克特穆爾死乃定議立三十六年我明克燕都遯歸沙漠西事珥

初帝貶居靜江大圓寺舟過劉家山有三猢猻拜於岸若有所獻者帝接取之皆山果也因載至寺放之後山每日令人飯之輒引羣而至人號之曰猢猻寺猢猻者謂非大猿葢戲語也圓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

還沙漠兆已先見於此同上

粤西叢載卷五

粵西叢載卷六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楊璟

洪武元年五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絶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額爾濟訥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監朱亮祖亦自平樂率衆來會攻益力額爾

濟訥勢窮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額爾濟訥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秋七月己巳朔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顔等遣使齎印章詣璟軍門

降徐學聚國朝典彙

達嚕輿權

洪武元年以兵部員外郎為山西副使達嚕輿權為廣西僉事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為之不已將為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憝可不慎哉國朝典彙

行省參政

洪武二年置北平廣西二行中書省初真定等府隸山東河南廣西隸湖廣至是各置行省以盛元輔為北平參政劉惟敬為廣西參政三年以高萬傑為廣西行省參政九年六月詔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國朝典彚

蘇銓

洪武初蘇銓為柳州衛指揮僉事謀略過人首創公署操兵有法賊攻劫融縣銓帥兵奮擊賊敗散後復聚衆摽掠銓設法擒之自此畏服不出民賴以安一統志

于海

洪武中于海為柳州衛指揮僉事性氣雄勇守大藤峽洞蠻聚衆攻劫海率兵奮勇長驅殺賊潰散搜勦殆盡一方遂安一統志

韓觀

韓觀以洪武五年為廣西桂林衛都指揮僉事平象州蠻十年勦義寧古田等賊賊平數賜彩段十九年陞都指揮使二十二年收捕慶遠等府叛賊二十八年廣西

慶遠等處土官復叛命充副總兵同楊文帥師十五萬往征之事平明年陞都督同知三十五年拄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永樂九年征交趾既平留鎮守觀在廣西三十餘年平夷之功居多學海

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叅將故事耳考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僇黃叅將事惟三下

南交録略及之而不詳按黄衸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吕毅送陳天平還國為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為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内云賊依天健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含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吕毅黄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阯都司黔公之敗毅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絶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為

輔所修邪葉文莊之所懲豈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為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邪記以備考弇洲稿

賈魯

賈魯宜山人領洪武辛卯鄉薦授廣東崖州學正轉四川瀘州性酷不喜浮屠訓子綱絢輩皆業儒諄諄諭以不諱之後當一遵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於汝後魯以壽終姻黨皆誘其子召僧設齋以薦之潲散焚楮忽火星爆上屋脊舉莫之覺須臾棟宇盡為煨燼慶遠府志

嚴德明

嚴德明在洪武中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于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

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慭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令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令

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為人所知況其後乎楊循吉吳中故語

汪芹

汪芹字仲藻休寧人洪武十年間由吏材除廣西桂林府推官有政聲陞刑部郎中卒於官徽州府志

遜國

建文帝既遜國削髮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蜀歷滇最後來西粵居慶遠西竺寺時有視衛篆彭英者曾侍

衛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訪之心知其為帝也嗚咽不自勝饋蒸羊起作偈繞而誦之乃食英復多所贈帝觧所乘馬酬之作偈云跳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别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帝去馬悲鳴跳躑而死既而居横州壽佛寺凡十五年人莫知者嘗親書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又去之思恩州後自思恩出驛送還京號老佛居之西内西事

珥

建文帝作偈別彭英馬觸石以覽後人榮之號義馬壠北江岸帝勒石有泣血二大字通志

建文居橫州壽佛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建文君手筆也日詢手鏡

正統五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歷滇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驛送赴京號為老佛至今寓大興隆寺

鄞人黄潤玉有學行為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鄭曉吾學編

正統間思恩知府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駭聞于廵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為老佛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永樂丁亥太監何洲與史仲彬訪建文帝於粤西乙卯秋洲黨書桂林市遇程濟引見帝勸帝還江南正統四

年帝在粤西謀東歸程濟筮之得觀之否濟曰利用賔王吉矣不宜變否中互艮巽艮止而巽入艮為寺人當遇此兆因勸君不可東明年庚申又筮之得兑之歸妹濟拊几曰大凶而君意不可回矣夏粤西藩司以題壁事聞因命取入京入西内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錢士升表忠記

馮時可曰婁江王世貞云建文實焚於火世所稱髡緇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時可以癸未遊黔西永洪庵其庵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

曾住此二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粤不知所往同上

壽佛寺在横州城南舊為僧綱司革除後建文君削髪披緇執楊應能度牒走四方自湖湘入蜀自蜀入雲南自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此遂居之十五年人不知之脩體長眉自稱百歳見兒童輒以手摩其頂呼曰孩兒問曾命名否無則輒為名之其徒歸者日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遇之聞于廵按御史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陞恩

恩為府摧岑瑛為知府以獲異僧也南寧府志

劉子欽

永樂甲申科進士多至四百七十三人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太宗世始起為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餘冬序録

韓觀山忠毅柳安遠陳旺朱瑛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

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當别有紀載其馭土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荅其把飯然猶有善處未甞有心於掊歛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為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奏幼子鏞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懐銀

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土兵隨征俘馘甚衆益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捂克與柳大異然猶能文飾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埽地矣其略亦見處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水東日記

師府老隸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

輒不殺留族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刿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吏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

牢亦可尚云水東日記

黄南山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廵按北直隷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政大父未滿六年受勑任廣西督學僉事甞奏保明經韋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烔後誰意祖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黄溥言閒中今古録

王清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略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鴛鴦海累立奇功陞廣東都指揮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已駐軍高州廣賊黄蕭養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賊駡賊不絶遂遇害雙槐歲抄

韋廣

宜山韋廣登正統間進士為御史巡按江西既罷官清貧乃村居去城十五里有故人按部至郡者廣意其來訪無所得饌乃自漁於近江忽故人猝至前導臨江問廣曰韋御史家安在廣指示曰前村是也騶從既過乃登岸疾走從後踰墻入衣冠出肅客客曰公何熱汗流漬髮如此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亟歸走乏耳左右竊曰好似江中打魚人廣聞之不為作言笑如故月山叢談

周昌

周昌宜山人平生負義有古烈士風與瑑用和同為千長鼔舞民兵人人奮義時地方多事每出兵截殺所向無前本府葉同知壯其才委督領民款同赴雞辣之難昌率衆集西府廟歃血為盟誓與賊不俱生及見葉公馬斃易以己馬正扶掖而升偶中流矢死之慶遠府志

馮俊

馮俊宜山人初為舉子時以所齎路費百金易土宜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東昌臨清折閱

頗有息遂盡市之次日同伴有識者語之曰此間人狡僞百出銀得無贋乎取視之果銅也物色其人計不可得俊即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惱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官既顯有故人子為屬官以墨四挺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紫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月山叢談下同）

馮中丞俊好學寡欲剛明能任大事其為廣東方伯時有廣西張姓者流寓其地夫人吳氏廉知其有女念俊

無姬侍欲為置之而憚於發言偶俊詣梧州謁督府遂以厚禮娶之盛為治奩飾比俊歸將入寢見一妹侍側驚問故夫人從容答曰吾老矣不能早暮事公特置此侍巾櫛幸今夕吉日也俊歎曰夫人意甚善但今日吾尚有事請少待遂出宿於庫内明日召其父母以女還之并其妝奩財禮俱與之令其擇婿改嫁其父母感泣而去後官福建治楊榮子不法事廵撫四川除馬湖府土官之害兩省士夫至今猶能道其才

陶魯

陶魯字自强鬱林人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主上旌死事者贈官録一子入冑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内藴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强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

曰得非其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鋭甚又搤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孰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觧食粟不觧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龎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縳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也兵

胄精擇雍曰任若爲之謩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謩乃爲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歷左右布政使録其後爲錦衣千戸謩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

七十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弇州稿

李秉

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梏行坐有妨時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咎鵬曰若往時少貶李公令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邏遝者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

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得釋尋解其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李紹文明世說新語

岑鏞

成化五年大學士李賢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之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因奏田州土知府岑鏞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勇可嘉宜給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典彙

高貴

龍谿髙公貴平生以濟人利物為心每值亢旱即齋沐焚香露禱路誦道經自卯至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骸於道即售匣貯之以瘞成化十一年八月遊邪地州至喇峽口見一人偃卧路側貴以椰瓢汲水灌之度尚可救令人舁至寓邸作薄粥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者泣言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此為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夤夜負出棄於此即歸鄉矣貴聞而惻然

乃注意療治獲全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已為叔所奪矣訟於官始復舊物後致書謝貴云吾家子母再相見公之賜也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慶遠府志

易海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為潯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羨死已一月歛于公廨公視篆間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餌薪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

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即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遣傭皆擅取為已有妾無纎悉沾惠幸為我達公全妾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鎮守叅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絶不與見為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薄其俸給及賻贈得白金三百兩使一吏護喪賫付其家先為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

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傭竟不得一肆其志而李之棺櫬得入于土妾亦無幾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聞其事于江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過相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羡之處事君子可以為鑒張靖之雜言

閔珪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調撫治南贛僉都御史閔珪為廣

西按察使珪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革豪右横取之弊京官多不悦會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之後弘治間珪總督兩廣　國朝典彙

孔侍郎鏞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褎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行之弘治二年知田州日峒獠倉猝犯城公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虚能支幾日乎祗應諭以朝

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乘馬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隨復閉賊遮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其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胃裸人於樹者彌望見公

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其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皆良民廹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者上之人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絶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

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賫汝爾後勿為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請終公任不敢擾犯公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噉之賊皆驚伏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蓐公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且止此又宿至

明日吾令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予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同吾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競奔去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祝允明

桑悦

桑民懌嘗調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旦掩倨其上不安爾嶠南瑣記

曾廷璧

猺獞之性凡有德於彼者則肖像事之曾廷璧豐城人任廵檢嘗代其奏省浮糧數百石令大宣諸村咸有廷璧像潯州府志

杜麟

古朔杜麟字廷吉為朔州衛指揮嫡長嗣以春秋領山西鄉薦决意甲第不屑小就後與乙榜當授教職而麟固却之辭忤吏部竟援例移文兵部俾承父職莅任後剛方寡合有千户姚敬者出入權門托勢求掌草廠麟執弗允遂為敬所搆謫慶遠衛中所千户以文學自負罕接同官賦江梅詩云妙奪天機出化工百花頭上占先紅耕牛慎勿閒來往不與桃花野徑同蓋羞與噲等伍之意也慶遠府志

孝穆皇太后

孝穆皇太后實誕我孝宗其家世傳者往往失真弘治初纂修憲廟實録使者下廣右採訪先祖銅陵君時預選修前事遺稿尚存暇日偶閱得之益訛李為紀固差之遠甚至李公祠所撰碑文亦不足憑惟此實録云李福斌平樂府賀縣迎恩里人氏居白石龍塘村村西有龍塘穴淵深清潔莫測其底時有雲霧起其中即雨東有龍頭石崢嶸聳拔狀若翔矯山川盤欝世出異人祖

諱公號惟侗儻任俠家頗饒財樂施予以故鄉人歸心焉其父諱某某益積陰德濟難賙貧惟恐不及逮福斌世其家名益振身長八尺美丰儀事父母至孝鄉鄰有梗化者每諭以朝廷威德化而善良者甚衆娶王氏生孝穆方在腹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孝穆誕生年甫齠福斌歿葬灣塘嶺金紫山下後孝穆值亂入宮得幸憲廟毓聖躬于西宮為萬妃所搆竟以憂崩昔塗山興夏有娀興殷姜嫄興周帝王受命豈徒德懋蓋自其母

家而已然矣以古揆今豈不信哉或又謂建文出走自閩入廣止于賀縣娶婦而生孝穆尋又他徙此又失之遠矣月山叢談

弘治三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言為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遣與兄以來愷姨壻韋父成知其家無

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僞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春等聞上取至京改令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艷之至京爭辯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為解令父成馳驛歸會上命鏞祭紀氏先塋

且焚黃監生蔣灝等挾獾人李友廣許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上命司禮監内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及遣科道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陵寢勞勣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少監閒住後父貴竟減死論戍八月戶部會官上議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蹤迹求之

恐愈久愈鑿況前日已誤今日豈容再誤請倣高皇帝即宿州為高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廣西附郭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沒入李父貴等田八十畝為奉祭之資上曰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慼然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欺有所不恤今卿等既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慰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矧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

雙槐歲抄言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為
慶元伯唐氏為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
祭享或曰内侍潘真常與人言皇妣諱妙善入宫時誤
報李為紀故二姓族類難究據史太監蔡用奉旨往廣
西訪求皇親得紀貴紀旺云孝穆太后再從兄弟且具
葬所以聞命貴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旺指揮僉事給三
代誥尋賜奴婢人役及第宅莊田金帛器皿甚衆而封
太后曽祖祖父父俱中軍左都督曽祖母祖母母俱一

品夫人故事武官一品誥用金軸三代共一道特命誥文官一品制給玉軸誥三道二年貴詐偽事露勅總督秦紘再訪論死減戍三年八月庚寅禮部會請引孝慈高皇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為太后父母定擬封號于廣西附郭地方春秋致祭詔如所請而不言爵封葢佚之也第攷疏辭是紀氏非李氏疑歲抄誤弇洲稿

馬鉉

弘治六年三月故廣西參議馬鉉征古田猺獞為賊所

殺其子效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録用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過敵禦寇死于鋒刃者尤可憫悼馬鉉可特贈右叅政賜以誥命遣官諭祭仍令其子為國子生以為後勸 典彙

姜琯

弘治六年慶遠述昆鄉賊攻城知府姜琯率兵擊敗之先是述昆鄉首賊韋七璇鳩賊刦掠賓州上林等處殺指揮王英當道移文逮捕本府計擒七璇誅之璇三妻

皆悍族衆且多一呼得萬人於四月十六日每妻統賊一枝直抵西南關外百計攻城上使雲梯以强弩射下用牛皮為幕以掘城知府姜瑄周旋堞雉間見强弩射入令排門折門為盾當之隨令每家出大鍋一口煮糞用竹筒射雲梯之上賊不敢近城上見賊殺人以祭厲鬼瑄令羽流虔禱於神城内黑旗從東南飛起軍民勇氣百倍乃乘間開西門號召㑺寨山充南山思覽民款聲金擊鼓從賊背來又懸白銀百兩下令有斬級者賞

此時有甯木匠見賊子督掘城滾一巨石擊死之鈎取首級以獻遂得百金璫見賊氣阻大開城兵驅兵而出令猛士持首級抛入賊陣賊見前後夾擊首級自天而下䰟落膽喪反戈蹂踐死者無算我兵追斬屍積如山

慶遠府志

張瀠

潯州張尚書瀠為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衝雨斜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端肅文升

以燕子單學士稱之堯山堂外紀

弘治乙丑潯州張涇川渠為受卷官見嚴嵩制策驚人擊節稱賞既而不得與一甲之選為之扼腕太息後嵩以編修使粤過全梁贈以詩曰回首玉堂天上遊驚看玉樹過南州登科豈必傳三唱受卷曾知讓一籌館閣栽培他日地文章經濟古人流湘山夜雨皇華驛傾倒能令老病瘳嵩詶詩曰曾隨玉署瞻先達愧謁龍門已後時往事殷勤勞晤語非才流落負心知湘山夜雨留

觴久離浦春波放棹遲別後雙魚難定覔但吟佳句一相思堯山堂外紀

鄧廷瓚

鄧廷瓚初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廵撫廣西知之薦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後弘治九年總制兩廣國朝典彙

吳廷舉

四川合州鄒吉士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

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郵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雙槐歲抄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全州人自少為布衣交又同第進士上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廵時冕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能挂

冠解綬而歸諒古人漢以教訓傅之德義不如是也且
言臣與冕為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
之于范仲淹陳瓘之于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
責有媿于四臣實為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冕言
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
者數次前臣扈從南廵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
奬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益謂臣既失職於先朝當勇
退于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

上知廷舉言過激促冕亟出視事而尋調廷舉南京工部按武廟南廵時冕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請回鑾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為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幾于賣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有不相顧者況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為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下同

蒼梧吳廷舉平生躁動喜名其以廵撫都御史陞南京

工部尚書既不拜命又稱疾乞休似有厭薄陪卿之意
上既慰留之矣已而再疏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二
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張泳詩幸得太平無事日江南閒
煞老尚書句皆嘲詆語而又疏中敢用嗚呼字上怒以
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第勒令致仕聖恩可謂寛假
矣若嘉靖中年以後禍不知所終也

先輩清儉

鄉先輩清儉之德誠後學所當敬仰師法者也如吾郡

之邢公正梧之吳東湖平南之張涇川全州之蔣敬所世雖有所評然各有不可及者邢公初出守廕州兼理珠池及代去不持一珠以歸官至方伯未嘗治第死之日分諸子惟衣衾束帶無他長物令子孫多有不能自存者東湖自先世戍籍受屯田四十畝及歴仕數十年不增尺寸嘗於祖墓前辟地作書屋其間製十景以詠其事黄太泉謂余曰向見東湖十詠謂當如洛陽名園之盛及過其處廣不盈畝可笑也其子無宅以居聞巡

按陳少嶽宗夔欲為營之未知果否張涇川位至留都司馬亦未嘗治第庳屋敝椽齊民不若也蔣敬所位至宰相其宅亦僅可為太祝廳事而已視他宰相之居什伯倍蓰矣世有聚賄百餘萬治第破千家者可謂震燿一時曾不得終身享之視此孰得孰失月山叢談

戴欽

柳州戴欽字時亮少聰穎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時文下筆疊疊數千言皆不經人道語提學姚鏌最愛之

嘗置之左右有就試者輒命與同試每日戴欽作文隹思如泉湧不知從何處得來既中鄉試乃為詩即有佳句遠近傳誦登第後益有名人咸仰之閩人丘養浩謂余曰君識戴時亮否余笑曰此余鄰邑生何為不識也丘復曰須見其詩文天人也清新麗則有天然之趣徐廸功以下不論也惜時亮不自重信方士學神仙術餌金石毒發膚裂以死未死前二日推江西提學疏未上變作惜又無嗣余嘗索其遺文于其姪希顥將為梓行

希顥云有叔歲貢某携入胄監司業闗中馬理詢知為
先叔弟遂取其文集去無副本因此遂失今雖間有傳
者要非全集也月山叢談

粤西叢載卷六